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第二十四回 善氣世回芳淑景 好人天報太平時

官清吏潔，神仙。魂清夢穩，安眠。夜戶不關，無儂。道不拾遺，有錢。風調雨順，不愆。五穀咸登，豐年。骨肉廝守，團圓。災難不侵，保全。

教子一經，尚賢。婚姻以時，良緣。室廬田裡，世傳。清平世界，謝天。

且單說那明水村的居民，淳龐質樸，赤心不漓，悶悶淳淳；富貴的不曉得欺那貧賤，強梁的不肯暴那孤寒，卻都象些無用的愚民一般。若依了那世人的識見看將起來，這等守株待兔的，個個都不該餓死麼？誰知天老爺他自另有乘除，別有耳目，使出那居高聽卑的公道，不惟不憎嫌那方的百姓，倒越發看顧保佑起來。若似如今這等年成，把那會仙山上的泉源旱得乾了，還有甚麼水簾瀑布流得到那白雲湖裡來？若是淫雨不止，山上發起洪水來，不止那白雲湖要四溢泛漲，這些水鄉的百姓也還要衝去的哩。卻道數十年，真是五日一風，十日一雨，風不鳴條，雨不破塊；夜濕晝晴，信是太平有象。一片仙山上邊滿滿的都是材木。大家小戶都有占下的山坡。這湖中的魚蟹菱芡，任人取之不竭，用之無禁。把湖中的水引決將去，灌稻田、灌旱地、澆菜園、供廚井，竟自成了個極樂的世界。

第一件老人在清虛碧落的上面，張了兩隻孳蘿大的眼睛，使出那萬丈長的手段，揀選那一等極清廉、極慈愛、極循良的善人，來做這繡江縣的知縣。從古來的道理，這善惡兩機，感應如響。若是地方中遇著一個魔君持世，便有那些魔神魔鬼、魔風魔雨、魔日月、魔星辰、魔雷魔露、魔雪魔霜、魔雹魔電；旋又生出一班魔外郎、魔書辦、魔皂隸、魔快手，漸漸門子民壯、甲首青夫、與人番役、庫子禁兵，盡是一伙魔頭助虐。這幾個軟弱黎民個個都是這伙魔人的唐僧、豬八戒、悟淨、孫行者，鎮日的要蒸吃煮吃。若得遇著一個善神持世，那些惡魔自然消滅去了，另有一番善人相助贊成。怎這繡江縣一連幾個好官！若是如今這樣加派了又增添，捐輸了又助賑；除了米麥，又要草豆；除了正供，又要練餉；件件入了考成，時時便要參罰，這好官又便難做了。

那時正是英宗復辟年成，輕徭薄賦，功令舒寬，田土中大大的收成，朝廷上輕輕的租稅。教百姓們納糧罷了，那像如今要加三加二的羨餘。詞訟裡邊問個罪，問分紙罷了，也不似如今問了罪，問了紙，分外又要罰穀罰銀。待那些富家的大姓，就如那明醫蓄那丹砂靈藥一般，留著救人的急症，養人的元氣，那象如今聽見那鄉里有個富家，定要尋件事按著葫蘆搵子，定要擠他個精光。這樣的苦惡滋味，當時明水鎮的人家，那裡得有夢著？所以家家富足，男有餘糧；戶戶豐饒，女多餘布。即如住在那華胥城裡一般。

且說那山中的光景。有一隻《滿江紅》詞單道這明水的景象：

四面山屏，煙霧裡翠濃欲滴。時物換，景色相隨，淺紅深碧。澗水幾條寒似玉，晶簾一片塵凡隔。古今來總匯白雲湖，流不息。11屋魚鱗，人蟻跡。事不煩，境常寂。遍桑麻禾黍，臨淵鯉鯽。胥吏追呼門不擾，老翁華髮無徭役。聽松濤鳥語讀書聲，盡耕織。

有山水的去處，又兼之風雨調和，天氣下降，地氣上升，山光映水，水色連山，一片都是訴嚶的色象。日月俱有光華，星辰絕無愆價，立了春，出了九，便一日暖如一日，草芽樹葉漸漸發青，從無乍寒乍熱的變幻。大家小戶，男子收拾耕田，婦人浴蠶繭繭。漸次的春社花朝，清明寒食，亡論各家俱有株把紫荊海棠，薔薇丁香，牡丹芍藥，節次開來，只這湖邊周匝的桃柳，山上千奇百怪的山花，開的就如錦城金穀一般。再要行甚麼山陰道上，只這也就夠人應接不暇了。所以又有人做《滿江紅》詞一闕，單道這明水的春天景象：

夭桃蕊嫩，柳楊輕風搖淺碧。草侵天，千林鶯囀，滿山紅白。寒食清明旋過了，稻畦搶種藏鴉麥。剛昨宵雨過趁初晴，曬鴨襪。曉耕夫，遍壠陌。春饅女，行似織。遇上巳賽社，少長咸集。前後東西都坐了，野翁沒個來爭席。直吃得頭重腳跟高，忘主客。

挨次種完了棉花蜀秫、黍稷穀梁，種了秧，已是四月半後天氣；又忙劫劫打草苫、擰繩索，收拾割麥。婦人也收拾簇蠶。割完了麥，水地裡要急忙種稻，旱地裡又要急忙種豆。那春時急忙種下的秋苗，又要鋤治，割菜子、打蒜苔。此邊的這三個夏月，下人固忙的沒有一刻的工夫，就是以上大人雖是身子不動，也是要起早睡晚，操心照管。所以又有人做《滿江紅》詞一闕，單道的明水夏天景象：

高敞茅簷，要甚麼綺窗華屋？近山岩，水簾瀑布，驅除暑伏。庭際娟娟竹幾個，門前樹樹濃陰綠。把閒書一本趁風涼，高枕讀。倦來時，書且束。睡迷離，將息目。待黑甜醒後，家常飯熟。食了斜陽炎氣轉，披襟散步清流曲。揀柳陰底下有溫泉，沐且浴。

才交過七月來，簽蜀秫，割黍稷，拾棉花，割穀鈔穀，秋耕地，種麥子，割黃黑豆，打一切糧食，垛稻乾，摔稻子，接續了晝夜，也還忙個不了，所以這個三秋最是農家忙苦的時月。只是太平豐盛的時候，人雖是手胼足胝，他心裡快活，外面便不覺辛苦。所以又有人做一隻《滿江紅》詞，單道那明水的秋天景象：

黃葉丹楓，滿平山萬千紫綠。映湖光玻璃一片，落霞孤鶩。沆瀣天風驅剩暑，漣漪霜月清於浴。直告成萬寶美田疇，秋稅足。籬落下，叢叢菊。■窖內，陳陳粟。看當前場圃，又登新穀。魚蟹肥甜剛稻熟，牀頭新酒才堪漉。遇賓朋友醉始方休，謳野曲。

說便是十月初一日謝了土神，辭了場圃，是個莊家完備的節候。但這樣滿收的風景，也依不得這個常期，還得半個月工夫。到了十月半以後，這便是農家受用為仙的時節，大國家收運的糧食，大甕家做下的酒，大欄養的豬，大群的羊，成幾十幾百養的鵝鴨，又不用自己喂他，清早放將出去，都到湖中去了；到晚些，著一個人走到湖邊一聲喚，那些鵝鴨都是養熟的，聽慣的聲音，拖拖的都跟了回家。數點一番，一個也不少。那慣養鵝鴨的所在，看得有那個該生子的，關在家裡一會，待他生過了子，方又趕了出去。家家都有臘肉、醃雞、鹹魚、醃鴨蛋、螃蟹、蝦米；那栗子、核桃、棗兒、柿餅、桃乾、軟棗之類，這都是各人山峪裡生的。茄子、南瓜、葫蘆、冬瓜、豆角、椿牙、蕨菜、黃花，大■子曬了乾，放著過冬。揀那不成才料的樹木，伐來燒成木炭，大堆的放在個空屋裡面。清早睡到日頭露紅的時候，起來梳洗了，吃得早酒的，吃杯暖酒在肚。那溪中甜水做的綠豆小米黏粥，黃暖暖的拿到面前，一陣噴鼻的香，雪白的連漿小豆腐，飽飽的吃了。穿了厚厚的綿襖，走到外邊，遇了親朋鄰舍，兩兩三三，向了日色，講甚麼「孫行者大鬧天宮」，「李達大鬧師師府」，又甚麼「唐王游地獄」。閒言亂語，講到轉午的時候，走散回家。吃了中飯，將次日日下山，有兒孫讀書的，等著放了學。收了牛羊入欄，關了前後門，吃幾杯酒，早早的上了炕。懷中抱子，腳頭登妻，蓋好被子，放成一處。那不好的年成，還怕有甚麼不好的強盜進院，仇人放火；這樣大同之世，真是大門也不消閉的。若再遇著甚麼歪官，還怕有甚飛殃走禍，從天掉將下來；那時的知縣真是自己父母一般。任有來半夜敲門的，也不過是那懶惰的鄰家不曾種得火，遇著生產，或是肚疼來掏火的，任憑怎麼敲，也是不心驚的。鼾鼾睡去，半夜裡遇著有尿，溺他一泡；若沒有尿，也只好道第二日早晨算帳了。

且不要說那富貴人家受享那太平的福分，只說一個姓游的秀才，名字叫做游希醉，年紀也將四十歲了。一個妻駱氏，年紀約三十五六歲的光景，也識得幾個字，也吃得幾杯酒，也下得幾著圍棋。一個大兒子名詢，年十六歲；一個女兒名涉姑，年十四歲；一個小兒子名詠，年十二歲；挨肩的三個兒女。房中使一個十三歲的丫頭茗兒，廚房中一個僕婦。家中止得六七十畝地，住著一所茅房。宅東面套出一個菜園，也有些四時的花木。東南上蓋了一所書房，這書房倒也收拾的有致，比住房反倒齊整。游秀才自己在裡面讀書，每日也定了個書程。那園中兩株大垂楊樹，樹下一張石桌，四面都有石凳。

從三月起，八月中秋止，這幾個月，日間的時節，游秀才只在書房完那定下的工課，連飯也是送去吃的。凡百的家事，倒都是他的細君照管。那日間，他的細君除一面料理家事，一面教導女兒習學針指。到日斜的時候，游秀才也住了工，細君也歇了手，兒子們也都放了學回家，合家俱到那園中石凳上坐下，擺上幾碟精緻下酒小菜，旁邊生了火爐，有數是量就的一尊酒，團頭聚面的說說笑笑，或是與兒子講說些讀過的書文，或是與女兒說些甚麼賢孝的古記；再不然，與細君下局圍棋。吃完了酒，收拾了家生，日以為常。到了冬裡的時節，晚上圍了爐，點了燈燭，兒子讀夜書，自己也做些工夫，細君合女兒也做生活，總在這張方桌之上，兩枝蠟燭之下。大家完了公事，照常的備了酒菜，吃酒完了，收拾安寢。除了歲科兩考進到城裡走走，不然，整年整月，要見他一面也是難的。所以又有人做《滿江紅》詞一闕。單道那明水冬天的景象：

雪封林麓，看冰針簇簇，遍懸茅屋。無底事，絮袍氈帽，負牆迎旭。閒數周瑜和魯肅，或說宋江三十六。轉夕陽西下看寒鴉，投古木。掩籬門，餐晚粥，剔書燈，子夜讀。飲新醪數盞，脫巾歸宿。山裡太平無事擾，安眠高枕何妨熟？待明朝紅日上三竿，才睡足。

就是晝夜陰晴，月風雪雨，件件都有佳趣。那晝間看了四面扭青的山，翠綠的樹，如鏡面湖水，魚鱗馬齒挨去的人家，所以多有人題那勝概的詩。且只單取他兩句道：

百丈霞明文五色，雙岩樹合翠千層。

到了晚間，山寺鐘鳴之後，柴門盡掩，雞犬無聲；砧杵相聞，伊吾徹耳。偶在高頭下望：

四合爨煙濃似雨，週遭燈火密於星。

四合陰雲，清風徐起，雷聲隱隱，電火拖金。登樓四瞰：牛羊下山，禽鳥奔樹；樵者負薪，絡繹而返；漁人攜鯉，接踵而歸。急雨則峰峰瀑布，壑壑川流；細雨則煙霧■■，瀟湘三月，也有兩句詩道：

奔濤混雜黃河聲，琉璃掩映青山色。

拖虹歇雨，止電收雷，相送歸雲，非風不可。佩聲聞於竹圃。笛韻出於鬆林，拂面不寒，吹花有致，有兩句詩道：

鳥語葉聲相雜響，溪流鬆韻總和鳴。

說那月夜，四時皆有佳致。萬籟無聲，四虛咸寂。疏林玉鏡懸空，湖畔金輪浴水；悠揚笛韻，不知何處飛來。鏗鏘鐘聲，應自上方遞至。也有兩句詩道：

山遭四面沙為堞，樹繞千家玉是林。

說到雪的景致，比這雪晴風月更又不同。推想這一片山河大地，通前徹後，成了一個粉妝玉琢的乾坤。就是那險溪惡嶺的所在，也還遮蓋的如通衢平坦的一般。何況又是這般勝跡所在？通是在廣寒宮闕、冰玉壺中的光景，令人逸骨仙仙，澄空徹底。也有兩句詩道：

湖成珠海三千頃，山作藍田百萬層。

山東六府，泰山、東海，這是天下的奇觀，固要讓他罷了。至如濟南的華不注、函山、鵲山、鮑山、巒山、夾谷、長白、孝堂、紫榆、徂徠、梁父、大石、平原、大明、跑突、文衛、濯纓這都說是名勝，寫在那志書上面，這都有甚麼強如這會仙山白雲湖的好處？

再如兗州的尼山，雖不是大觀，但聖母顏氏禱此而生孔子，到如今顏氏所生之谷，草木之葉皆上起；所降之谷，草木之葉皆下垂。這孔聖人發跡的所在，那較得甚麼優劣？雷澤相傳有神主之，龍身人頭，鼓其腹作雷聲。《史記》「舜漁於雷澤」，就是此處。這聖地經歷的所在也不消論甚好歹。至於甚麼防山、龜山、嶧山、君山、昌平、南武、澹台、太白、棲霞、穀城、馬陵、南武這都是兗州屬內名山。會、濟、汶、汜、洙、泗這都是兗州屬內的古河。范蠡湖、蜀山湖、桃花澗、滄浪淵、南池、阿井、澤華池這都是兗州屬內的勝水。還有梁山泊，這藏賊的所在，上不得數的。這些水也都都不如那明水的風光。

再說東昌也有甚麼回山、陶山、歷山、箕山這都卑卑不足數。狠命爭說當初舜耕的所在就是這個歷山；許由隱的所在就是這個箕山。舜是山西平陽府蒲州人，卻因甚的跑到東昌去耕地？許由放著本處這樣首陽中條的大山不隱，也跟了那大舜跑到東昌去隱？倒只有那鳴石山有些好景。那山岩有百餘丈的高，扣之，聲就是鐘磬一般響。昔有人隱居岩下，嘗見一人白單衣徘徊岩上，及曉方去，時常遇見。一日，扯住他的袖子，問他來歷。他說：「姓王，字中倫，周宣王時入少室山修道，往來經過，愛此石清響，常來留聽。」用力求他養生的法術，遂留下雀卵大的一個石子，忽然不見。把石子含在口內，終日不饑。如此等的山也可以與那會仙山稱得兄弟，可又沒甚出產。其水有漳河、鳴犢河、衛河、瓠子河、漯川、鶴渚，這都是東昌的水。還有那濮水岸上，有莊周的釣台。古時有一個樂官，叫作師延，與紂做那淫哇委靡之樂。武王伐紂，恐怕武王殺他，自己投入濮水而死。後衛靈公夜宿濮水之上，聽見鼓琴之聲，召樂官師涓細聽，要習他的曲調。師涓聽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此亡國之音，習他何用！」不知此等的水也都載入志書。

青州府有雲門山、牛山，是齊景公流涕的所在。孤山、沂山、靈山、大峴山、瑯琊山、九仙山、浮萊山、大弁山、三柱山、淄澗水、白河、康浪水、葛陂水，這都是尋常的名跡。只有范公泉在府城西。范仲淹做太守時有善政，忽湧醴泉，遂以范公為名。今醫家汲泉丸藥，號「青州白丸子」。此藥在本地不靈，出了省，治那痰症甚效。

再數，就是登州的丹崖山、田橫山、羽山、萊山、之眾山、崑崙山、文登山、召石山。除了海，有一個祖洲，在海中間，相傳生「不死草」，葉似菰苗，叢生，一株可活人。秦始皇時曾遣道士徐福發童男女各五百人入洲採藥，後竟不知下落。這又是虛無不經的謊話。

盡頭還有萊州的黃山、之萊山、天柱山、孤山、陸山、大珠山、不其山。漢時有一個童恢，做這不其縣的知縣，有虎食人。童恢禱告了山神，要捉那食人的老虎。不兩日，果然獵戶捉了兩隻虎到。童恢吩咐了那兩隻虎道：「吃人的垂首伏罪，不食人的仰首自明。」一虎垂頭不動。童恢叫把那個仰首的放到山去，那個垂首的殺了抵命。後又改為「馴虎山」。其水也，除了海，有那掖河、膠河、濰水、芙蓉池，這都不如那明水。

這些的山水都是人去妝點他，這明水的山水盡是山水來養活人。我所以淳淳的誇說不盡，形容有餘。但得天地常生好人，願人常行好事，培養得這元氣堅牢，葆攝得這靈秀不泄才好。但只是古今來沒有百年不變的氣運，亦沒有常久渾厚的民風。再看後回結束。